

当高原进入高速时代，作家何为

□范 稳

一个小村寨折射出时代的巨变

2019年夏天，我为创作反映脱贫攻坚题材的长篇小说《太阳转身》，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靠近中越边境的一个寨子马洒寨采访、体验生活。这是一个在群山环抱下的幽静小山村。数百年来壮族、傣族、苗族、汉族等各族人民在这里栖息耕作，生存繁衍。从跨进寨门的那一刻起，我的眼睛被每一处所闻所见擦亮。修葺一新的干栏式民居，时尚别致的客栈民宿，宽敞气派的中央广场，曲径通幽的青石板小巷，飞檐高扬的老人亭，幽深甘甜的古井，郁郁葱葱的大榕树，荷花绽放的池塘，鲜花盛开的村道，古韵悠扬的农民乐队、歌舞洞天、欢乐活泼的壮族纸马舞，香味四溢、人声鼎沸的农家饭庄……这一切都在向我呈现一个古老少数民族村寨繁荣振兴的巨大变化。

在马洒寨，有一个极具乡村特色的村史展览室，或者说，一个小小的博物馆。那里陈列着最为原始的木质农具，用了几辈人的织布机，布满岁月痕迹的犁铧、风车，前几年才刚刚卸下马背的马帮用具——驮架、马镫、马嚼、皮扣、马铃铛等等。这些农具、工具村人用过数百年，它向我们无言地叙述着一个村寨的过往。到今天，科技种田让亩产翻倍，微耕机等各式农业机械让耕牛无用武之地，让犁铧进了博物馆，人背马驮被各式汽车取代，千年马帮驿道开拓成柏油马路，私家车停满农家院落；小超市、农家客栈、游乐场、乡村休闲旅游、各式家用电器、移动电话、网络生活，大城市里所能享受到的一切现代文明，这里一样都不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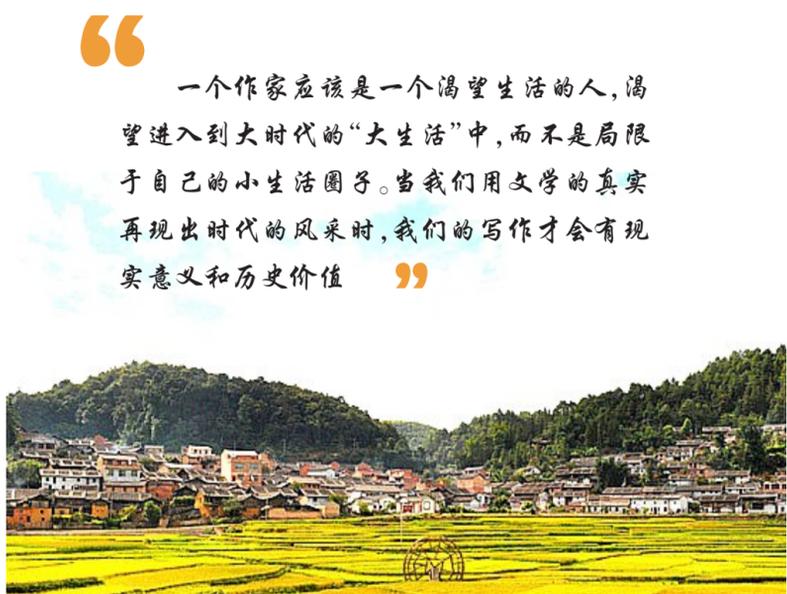
如果我们在这个乡村博物馆里抚今追昔、睹物思史，就不能不为边地村寨的乡村振兴、沧桑演变而感到欣慰，不能不为自己是一名见证者和参与者而感到自豪。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我们云南省作家协会将一个作家创作生活基地设在了马洒寨，每年派遣两三名青年作家进驻寨子体验生活，感受时代变迁、山乡巨变。我们认为，作为一名作家，我们有责任和义务积极投身于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伟大时代，无论是脱贫攻坚战还是乡村振兴、山乡巨变，作家都应该在场，接受它的岁月洗礼，见证它的繁荣进步，并为之鼓与呼。

作家要接受时代的砥砺和考验

我生活和工作在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云南，那里有25个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生态体系，都有自己的创世史诗、宗教文明、英雄人物、生存智慧和爱情故事，更有大时代洪流中沧海变桑田的无数动人故事。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各民族文化 and 民族团结进步，是我们的写作优势和取之不尽的资源，每一个村寨的发展演变，每一个普通人的家国情怀，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和书写。这是发生在乡村的宏大叙事，更是一个作家应该肩负起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都在接受时代的砥砺和考验。许多时候我认为不是我们在选择生活，而是生活在挑选我们。你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去响应时代的召唤，你是否有满腔的热情去拥抱生活的馈赠？这都需要我们做出人生的抉择。一个作家想象力以外的火热现实、生活方式、历史文化、人生经历的发展变迁，已足以构成小说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故事，正紧随大时代前进的车轮，在神州大地精彩纷呈地上演，我们云



马洒寨村寨的繁荣振兴的巨大变化。

南也概莫能外。由于历史和地域方面的原因，这里民族众多，又地处边疆，社会发育相对较晚。在脱贫攻坚战打响以前，云南全省贫困面积极大，贫困程度深，脱贫攻坚任务之难、之艰巨，可想而知。在我创作长篇小说《太阳转身》时，我所去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因为地处边境一线，它开放的时间比内地晚了十余年，许多村庄都在极度贫困线之下，人均年收入不到一千元，连一段水泥路都显得奢侈。在脱贫攻坚战中，这里的人们向大山要路，向石漠化要地，他们像当年参加边境保卫战那样义无反顾地向贫困宣战。在这个和平的年代，我在那里却感受到了上战场的豪迈，感受到了向命运挑战的勇气。脱贫攻坚这样划时代的伟大战役，作家首先应该在场。他应该既是一个参与者，也是一个记录者和见证者，并努力用自己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去记录不平凡的时代。投身到火热的现实生活当中去，理应是作家的一种自觉行为，是他不断突破和超越自我的不二法门。

我在边境一线采访时，走访了十几个边境一线的村庄，时常和那些经历过战火历练的人们打交道，他们当年是战场上的英雄，后来成为脱贫攻坚的主力军和领路人。这些人身上散发出来的优秀品质和英雄气概，时常感染着我，激发着我的写作欲望。我沿着边境线采访，踏勘当年的战场、营房、壕堑、哨卡、猫耳洞、界碑、国门，这些曾经也是我们的青春记忆。我总认为一个中国人一生中应该去看看我们的界碑，在边境线上走一走，了解一些边疆地区的人文和历史，这样会更加深他的疆域概念和国家认同感。国境线虽然是无形的，但在每一个边地人心中又重如千钧。正是这些边地人，多年来默默地承担着戍边守土职责的同时，也在坚韧顽强地改变着家乡的面貌。他们不应该贫困，边境线上的村寨更不应该贫困。每一个村口，每一条村道，都是国门所在。边疆脱贫了，边境线就稳固了；边境线稳固了，国家就安宁了。

因此，文山州的脱贫攻坚和山乡巨变，就显得特别具有典型意义，或者用文学的话语来说，特别具有辨识度。没有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就没有边疆地区的山乡巨变。我把文山州的民族文化和脱贫攻坚作为一个新课题来研究和写作，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也是一次挑战。

写出人民内在的观念革新

在脱贫攻坚取得圆满胜利之际，我看到了边境线上的村庄天翻地

覆的变化。村村通公路，户户有新房，果实挂满枝头，鲜花开满路旁。我在见证这鲜活的人的山乡巨变中不断丰富自己，不断思索时代变迁对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意义。我看到了一条公路对一个闭塞的村庄的重要性，更看到了观念的转变、文化的提升对边民精神面貌的改变。尤其是后者，在今天这样一个跨越式发展的时代，人们的观念必须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

云南近现代史中有一段历史颇能说明观念革命的重要。1910年的秋天，一列法国殖民者的火车，用野蛮的力量撞开南中国的大门。这条依据中法两国不平等条约修筑的从越南海防通向云南昆明的铁路，曾经是民族的创伤和屈辱，但同时，也给遥远封闭的边地带来了蒸汽机文明。在铁路修筑之初，它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了当地人的强烈反对，甚至不惜武力抗争。可是当火车运行起来后，习惯于乘坐轿子马车和人力背驮运输方式的人们逐步领悟到了工业文明的强大和不可抵御。仅仅在法国人的火车开通四年以后，云南的土绅阶层便筹划修建我们自己的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诞生自那些当年视铁路为“龙脉”，毁坏了“风水”的人们手中，他们被法国人的铁路所惊醒，彻底颠覆了保守愚昧的认知。他们为求生存争路权，来了一场自我观念的革命。尽管它被人们戏称为“小火车”，像在大地上奔跑的玩具，但它是我们民族自尊自强的象征，是从马帮时代进入到蒸汽机时代的飞跃，体现着高原人走出大山的勇气和智慧。到今天，它已成为一笔弥足珍贵的工业文明遗产。

我曾在澜沧江大峡谷里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布满马蹄印的千年马帮驿道在山谷里蜿蜒盘旋，到江底需靠溜索和渡船摆渡；在古渡口上方是上世纪70年代修建的公路桥，在公路桥两侧，则分别是本世纪初建造的高速公路桥和普通铁路桥；而在接近峡谷两边山巅处，是一座正在建设的通往东南亚诸国的高速铁路桥。是的，高原人已然进入高速时代。上世纪初我们自修的铁路被称为“寸轨”，时速仅为十来公里，一百年后我们的高速铁路，则达到350公里。这段峡谷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云南高原百年交通变迁，它们像苍茫大地上一个巨大的隐喻，昭示大时代的沧桑巨变，也促发着我的创作灵感。

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应该是一个渴望生活的人，渴望进入到“大生活”中，而不是局限于自己的小生活圈子。当我们用文学的真实再现出时代的风采时，我们的写作才会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作者系云南作协副主席)

古典文论的当代转化(2)

何为“诗味”

世上万物大多有滋味，诗当然应有“诗味”。唐代唐彦谦的《闻应德茂先离棠溪》云：“首着穷诗味，芭蕉醉墨痕。”清代马曰瑄的《题拙樵上人小照》曰：“诗味禅心两无着，斜阳同看隔江峰。”其中都提到了“诗味”。新诗名家臧克家指出，“除非假诗之名而在不是诗的东西，形形色色的诗，都有它的‘味’”。

“诗味”是什么？千年来的优秀诗歌，如同百花园中开不败的花朵，姹紫嫣红，花香各异。时代不同、风格不同，“诗味”自然也不同。即使同一诗人，也不可“一味到底”，有的甚至前后迥然。这“诗味”种种，其实就是诗人把深切的生活经验、浓烈而真挚的情感、独特的艺术手法融合起来，酝酿、凝练而成种种意味、趣味、韵味，带给读者丰富的阅读感受。

“五经易通，一味难得。”有“诗味”的作品，生命是不朽的。诸如，王维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晓》）白居易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问刘十九》）……千百年文化的积淀，委婉细腻的情思，写出的正是一个“味”字。

“诗味”与诗人的独特发现

唐代诗人杜荀鹤说：“辞赋文章能者稀，难中难者莫过诗。”（《读诸家诗》）诗创作应该追求一种高度和难度。而“诗味”正是这种高度和难度的融合与发散。

“诗味”是思想的芬芳。王阳明先生云：“人之诗文，先取真意，譬如童子垂簪束带，自有佳致。若带假面假饰，而装须髯，便令人憎。”（见于袁枚的《随园诗话》）郑燮的《偶然作》云：“不仙不佛不贤圣，笔墨之外有主张。”艾青在《诗论拾遗》中指出，“没有思想内容的诗，是纸扎的人或马”。他们均主张作诗应注重思想的表达。没有思想的空灵，仅仅限于华丽辞藻的堆砌，难以创造出浓郁的“诗味”。宋代梅尧臣的《读邵不疑学士诗卷》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朴素平淡、天真自然，是众多诗人追求的一种颇难达到的境界。这之所以难，就难在平淡之中要见精神、溢出“诗味”。如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看似白描，内蕴却非常深刻，于“诗味”中道出了事物的发展规律：事物总是发展的，个别的停止不会影响全局的前进。

“诗味”得益于诗人的独特发现。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说：“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直言了一些和韵酬唱之作的苍白。古人写诗酬人，答者以原韵和之，受原韵局限，再加上可能没有具体生活感受，往往只能在辞藻和音韵上争奇斗巧。这种只注重形式、内容苍白、无病呻吟的诗，是没有生命力的。诗歌创作讲究有感而发，有独立的创造。因此，元稹在《酬李甫见赠十首》中不无羡慕地写道：“杜甫天才颇绝伦，每寻诗卷似相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一字虚傍人。”这里特别推崇杜甫的创作风格：一是“直道当时语”，敢于反映现实，积极借鉴民间的口语俗语；二是不“傍古人”，不因循守旧，具有独创精神。

这种独特的发现从何而来？杨万里说，“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认为深入生活就会有诗，因为诗就在大众的生活中。诗人创作的着眼点，必须瞄准现实生活，唯有走进生活，才能写出“诗味”。坐在家里憋诗，或者躲在故纸堆里，因袭他人的诗歌，都出不了真正的“诗味”。

臧克家在《学诗过程中的点滴经验》中说：“有了战斗生活的蕴蓄，有了对这种生活的条件、真挚的热情，到一定时间，具备了一定的深厚，

无论古诗还是新诗，都应讲究「诗味」

□于永军

我们在强调创作题材、技法的多样化的同时，也要呼吁诗歌创作要有一定的难度，要写出一定的“诗味”。这种“诗味”不仅仅指诗歌的丰富韵味、余味，还可以上升到司空图所说的“味外之旨”，形成一种诗歌的格调。

无意去寻诗，诗却来碰你。诗情像满溢的塘水，你无法遏制它的倾泄。”这种创作的冲动，与古人作诗的情境暗合。郑燮在《赠胡天游弟》中写道：“作文勉强为，荆棘塞喉齿。乃兴勃发处，烟云拂满纸。”勉强作文，就像荆棘塞在喉咙一样，思维僵枯，无话可说；而一旦触发情感，兴味浓郁时，就会语如喷泉。清代江湜在《论诗》中同样深有感触地写道：“我要寻诗定是痴，诗来寻我却难辞。今朝又被诗寻着，满眼溪山独去时。”不难看出，一首“诗味”四溢的好诗，是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和激动，诗思一来，如同潮水一般阻挡不住。

“诗味”与诗人的艺术表达

毛泽东1965年在致陈毅的一封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借用独特的、形象化的景物来进行“赋”“比”“兴”可以让人兴趣盎然。譬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在用景物标志季节的同时，衬托了情感的力量。

“诗味”需要经过一番酿造方可得，所以诗人在表达时要注意含蓄凝练。以《泊瓜洲》中的那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为例，诗人皆言这个“绿”字用得妙。据洪迈《容斋续笔》记载，王安石开始用的是“到”，圈去后改为“过”，后又改“入”“满”等字，换了十多个，最后才确定为“绿”。“绿”是名词，在这里作动词用。众人皆称“绿”字好，因为它不仅概括了“到”“过”“入”诸字的意思，而且更有色彩、有生趣，“诗味”更浓。这种字句的推敲，不是单纯的技巧问题，而是和内容有着血肉联系的。一个人物的刻画，一个事件的描写，都不可避免地带着诗人的思想和情感。只有用了最恰当的字句才能准确地表现出生活的真实，才能最充分最真切地表达诗人的思想和情感，以真正写出“诗味”，对读者产生感染力。而这种写作上的严谨，对“诗味”的认真追求，正是当下一些把大白话拆开分行便谓之“诗”者，所需要认真反思和借鉴的。

总之，无论旧诗还是新诗，有味才耐咀嚼、耐品味，方有生命力。艾青论诗说，诗歌“给思想以翅膀，给情感以衣裳，给声音以彩色，使流逝变幻者凝形”。这应视为对诗歌品格的一个定位。反观当下的很多诗作，毫无“诗味”，让人感觉枯燥、乏“味”，原因就在于诗人放进诗里的东西太少而又尽量夸示其蕴含很多的缘故。因此，我们在强调创作题材、技法的多样化的同时，也要呼吁诗歌创作要有一定的难度，要写出一定的“诗味”。这种“诗味”不仅仅指诗歌的丰富韵味、余味，还可以上升到司空图所说的“味外之旨”，形成一种诗歌的格调。这种格调暗中呼应时代的气象、人民的趣味，进而呈现出强烈的时代风格。

(作者系山东评论家)

新时代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

中国作协创研部 文艺报 主办

中国地域文学新观察(方阵和作家排名不分先后)	新南方写作 山顶有块石头	王威廉
形同虚设	无名艺术家	朱山森
隐身	过屋	林培源
同屋	地缘、气质和离心(评论)——四论“新南方写作”	周浩茹
新北京作家 蒙面	伙伴	徐则臣
小娃娃小艇	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	于奕
伺育	电子琴	李梁
在北京，“无名之辈”如何生存(评论)	关于新北京作家群的写作	张莉
文学新派派 谁在冬夜谈论该死的月亮	楚小姐的小团圆	黄味梅
兜搭	雕塑与男孩	雷米
设而不求	评其长势，促其进步——主编邀约	钟求是
海外物语 大陆西岸的角落	清句照史 建安三年的逃亡	王晨蕾
作家地理 我穿过你——江边植物记	夕花朝拾 难忘花·欧阳黔森 海南，或一种透明·郑小驴	朱朝敏

作家立场	红楼梦中人——《红楼梦》读札	朱秀海
续灯下漫笔	为了我们不再脆弱	敬文东
说难说少功	黑乌鸦，白乌鸦	万俊人
闲趣	特稿 我们就此相遇	龚曙光
民间语文	海员手记(2004)	王宁
胶州湾渔民谚语集(2023)	小说 驻马店娃娃	孙
打捞	打捞	徐威
姐姐的故事	从麻鹿渡到老粮仓	惠群
凡人	风人	学浦
借问梅花何处落	散文 想念之文	王西愚
流动理发人(外一篇)	人间笔记	习习
最热的午后	艺术 疾病、艺术与互助——李博、唐浩多对谈	陈年喜
李博 唐浩多 蒋浩	《天涯》杂志官方微信(tyzz1996)，可一键下单，订阅杂志，亦可到邮局订阅或与本站联系邮购。邮发代号：84-12，双月刊，25.00元/期，全年6期150.00元。邮购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9号楼6层《天涯》杂志社。邮编：570203。电话：(0898)65360004、65332803。	赵瑜

接地气 重写实 有暖意	社长：魏建司 主编：杨建
2023年第5期 要目	
小说工场	诗读本
雪藏 / 刘英亭	各生欢喜 / 阿华
正月里来是新年 / 常胜国	隐形的牵引力 / 施云
不应有恨 / 金仁志	山水记 / 秦客
雪地里的太阳 / 诺青	我的生活 / 宗昊
灰气球、蓝气球 / 胡杨树	乡村嬗变 / 董洪良
雪落河川 / 范怀智	红色记忆
黑牛来过 / 柳笛	军民齐围困 解放瓦窑堡 / 魏建国
西部散文	赵祺祥自传 / 赵祺祥
一个彝族女人的命运 / 阿伍硕庚	企鵝島思想文化随笔
从“佛跳墙”说起 / 沉洲	《延安文学》“破圈”发展的
山野至上 / 杨建华	探索与思考 / 高权
岁月何曾忘记风 / 谭国伦	读书琐忆 / 张北雄
	我的报恩姻缘 / 李炳智
邮发代号：52—91 定价：15.00元 邮编：716000	地址：陕西省延安市新区为民服务中心7号楼A557室
电话：0911-7092667 邮箱：yawx1979@vip.163.com	

来自鲁迅故乡的文学期刊——	野草 2023年第5期要目
中篇小说	短篇小说
徒步飞行	摩托车上的格萨尔
S形前进	沉入水底
糖与盐	老枪
海滨	有个人在吹笛子
散文	梦境列车
摩托车的格萨尔	明亮的，忧伤的
沉入水底	将欲行(组诗)
老枪	与鸿毛换位，和自己割袍(诗评)
有个人在吹笛子	诗可以言
梦境列车	异域风
明亮的，忧伤的	沉默或低语
将欲行(组诗)	朽木可雕
与鸿毛换位，和自己割袍(诗评)	扭转乾坤(竹根雕)
诗可以言	老套故事
异域风	扭转乾坤(竹根雕)
沉默或低语	唯一可以探索的，是怎样以新颖的方式诉说
朽木可雕	老套故事
扭转乾坤(竹根雕)	扭转乾坤(竹根雕)
老套故事	唯一可以探索的，是怎样以新颖的方式诉说
扭转乾坤(竹根雕)	唯一可以探索的，是怎样以新颖的方式诉说
唯一可以探索的，是怎样以新颖的方式诉说	
邮发代号：32—97 国内统一刊号：CN33—1038/I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5—1260 双月刊 全年价：60元
主管主办：绍兴市文联	地址：绍兴市越城区光明路龙珠里15号 邮编：312000
地址：绍兴市越城区光明路龙珠里15号 邮编：312000	电话：0575—85136031
电话：0575—85136031	投稿邮箱：yczf2021@163.com yecaazhi@163.com
投稿邮箱：yczf2021@163.com yecaazhi@163.com	